

潘 菲 洛 夫 著

爲和平而鬥爭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爲和平而鬥爭

潘菲洛夫 著

齊放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 144

爲和平而鬥爭

著者	夫
譯者	齊放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京 60001—80000

一九五三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定價13,500元

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主要人物表

伊凡·古茲米契·扎米亞丁 工人。

尼古拉伊·斯台巴諾維奇·哥拉勃列夫 發動機製造廠廠長。

海琳娜·伊利妮士娜 伊凡·古茲米契的妻子。

斯台巴諾·亞高弗雷維奇·培德羅夫 工人。

娜絲加·阿娜絲達西亞·培托弗娜 斯台巴諾·亞高弗雷維奇的妻子。

達加娜·勃羅弗茨娃·亞高弗列夫娜 畫家，哥拉勃列夫的妻子。

馬利亞·培托弗娜 達加娜的母親。

馬加爾·沙維列維奇·魯加維士尼哥夫 發動機製造廠廠長，後為材料供給處副處長。

伊凡·伊瓦諾維奇·加沙利諾夫 工地總工程師。

阿爾特曼 工廠總技師。

厄弗斯第內伊·伊利赤·高羅諾夫 工人。

娜加 小姑娘。

耶高爾·龐克拉傑維奇·耶洛夫 國營農場主任。

薩維利·培托維奇·拉高夫 農民。

漢司·高赫 德國軍官。

比歐特·扎維都吉諾 奸細。

耶爾莫拉伊·阿加波夫 農民。

波利斯·高東諾夫·茲文吉諾 工人。

阿克麥第諾夫 工人，發動機組組長。

格利高力·伊瓦諾維奇·薩吉諾 黨的組織工作人員。

阿萊克桑特·阿萊克桑托維奇·拉利吉諾 加熱車間主任。

斯台巴諾·尼古拉伊維奇·阿萊克桑托夫 視察團團長。

塞米昂·索斯諾維斯基 視察團團員。

保祿·勒布郎 游擊隊隊員。

比奧特·伊凡諾維奇·克婁諾夫 游擊隊隊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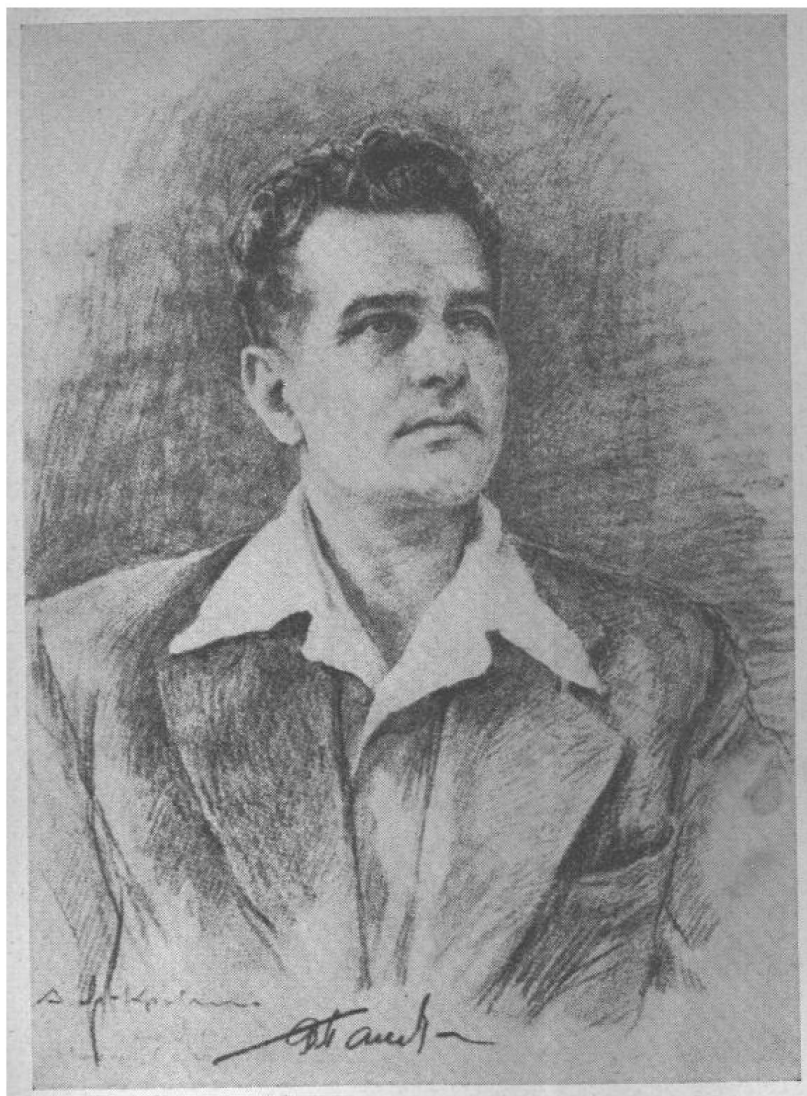
伊凡·尼古弗羅維奇·加加利諾 青年團書記。

Ф. ПАВЛОВ
БОРЬБА ЗА МИР

據法文譯本 *La lutte pour la paix* 轉譯, Editions
en langues étrangères, Moscou, 1948.

內 容 說 明

這本小說是蘇聯著名作家潘菲洛夫一九四六年的作品，曾獲一九四七年度斯大林文學獎金，內容描寫偉大衛國戰爭期間一個發動機製造廠遷移到烏拉爾區後，在極端艱苦中克服困難，迅速恢復生產的模範事蹟。蘇聯人民在這個“處女地”上戰勝了天災，原料缺乏等困難，克服了官僚主義，如期完成了任務。同時也描寫了另外一條戰線上的鬥爭，沒有撤退的廠長的妻子，和羣衆一道在敵佔區對德寇進行鬥爭，給予了殘暴的敵人以沉重的打擊。



潘菲洛夫畫像
耶爾——克拉夫欽柯畫

上
卷

第一章

一

伊凡·古茲米契·扎米亞丁是一個相當特別的人物：他的動作是敏捷的，但是他走路來好像總怕打擾了旁人或是不小心地碰了哪一個似的；更加上，他說話是特別的簡短。在回答一個問題之前，他總長時間地注視着他的左手心，用右手的大拇指在上面搓來搓去，好像是要看看那裏的一塊油泥是不是乾了，以後他就說出些個能使人們歷久不忘的話。爲了這個特點，人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兒叫『默想家』，有的又管他叫『政治家』。對於用這兩種稱呼叫他的人們，他辯答着說：

『要是人有說話的本能，那就爲了要把他的話說得像一個釘子釘入木頭似的那樣堅決：一錘下去，就讓它永遠存在。』

今天，一個猛烈的衝動把他的面目改變得令人不能認識。他是個矮小身材，對於這一點，他向來並不感覺到不高興，可是今天當他一日工作終了，穿過工廠的大院子的時候，他挺起腰板來用脚尖走路，好像要顯出比別人高些似的；他向左、向右地行着禮，狡猾地用一種不把意思完全吐露出來的神氣高聲喊着：

『生活真叫美啊！你們說是不？』說完他就很快地順着那條兩旁種着小菩提樹的柏油小道兒走了。

樹木下有很濃很黑的蔭影懶散地移動着。伊凡·古茲米契把兩眼閉上了一會兒，想像着莫斯科近郊的樹林，那裏也是充滿了很濃很黑的蔭影。他快樂得打了一個小冷戰。他神祕地微笑着搖了搖頭，更快地向工廠的出口跑去。

不久以後，他從地下電車站的出口走出來，穿過了一個廣場，就走進工人住宅區。這是一片緊密相聯的房屋，好像一個壘一個地堆在那裏。在塗着綠油的鐵柵欄後面，很窄小的院子裏點綴着花草，花草的旁邊，小孩們在沙土堆上玩耍。伊凡·古茲米契停了一會兒，想要跟孩子們談一會兒話，但忽然記起方才使他那麼衝動的事件，就忙着朝他自己的家門口走去。

『我給他們帶來一件新聞：他們一定會驚得發呆！』他自言自語地，差不多是快步地一直跑上三樓；他一陣風似地闖進了他的宿舍，確信裏邊的人們一定會歡呼着迎接他，於是用極莊嚴的口氣報告說：

『發現了小香菌，大蘑菇！』

海琳娜·伊利妮士娜從廚房裏走了出來。

『啊，是你啊，孩兒的爸爸！』她歡喜着說，像往常看見他回家來的時候一樣。她已準備要接過他的上衣。可是她看見古茲米契的鼻子尖兒白了，記起方才聽見樓梯上的響聲，她本以為是小孩子們在跳躍，她遂把臉一沉：『我還當是培德卡●跑回來了呢，敢情是你啊？』

『你瞧，蘑菇季已經開始了。』他很窘地嘟囔着。他忽然萎縮下來，好像是一個萎謝發縐的小

●培德卡是下一節中增加的愛稱。——譯者註。

蘑菇一樣。

『開始了又怎麼樣？蘑菇總不會長在我們三層樓上吧？這也值得像個野兔子似地跳蹦蹦！』

伊凡·古茲米契覺得一種隱忍的憤怒冲上心頭。他知道海琳娜·伊利妮士娜這樣地責備他只是因為他的心腸太柔軟，而這種情感因為常被別人輕視，受到壓抑，他早就把它隱藏在心裏了；於是他自己把上身衣服掛起來以後，又用手慢慢地去摸。

『算了吧！這不是掛得很好了嗎？還摸什麼！』海琳娜·伊利妮士娜又說。

伊凡·古茲米契驟然間回轉身來，想要反駁她說：『我並不比你傻。』但是海琳娜·伊利妮士娜站在他的面前，高大，充滿了自信，悄悄地發着笑。於是他閃開，躲避着他的女人，就好像躲避着一件他連碰都不肯碰一下的東西。

『你別忙，咱們回頭見！』他心裏這樣想着就走進了飯廳。那飯廳裏，地板上已經打了蠟，擦得精光，飯桌已經擺列齊整，準備開飯了，在食櫥裏可以看見一塊大糕點。將落的太陽也穿進了細紗窗簾，舞弄着閃爍的光亮……他們的兒子瓦西里是做工程師的，還沒有回來，可是也就要回來了。在扎米亞丁的家裏有一條法律：要在禮拜六那一天，叫所有的人都在一起吃飯。他們的兒媳羅拉也不在那裏。她一定是帶領着孩子們到動物園去了。『她簡直的像一位貴婦人了。你瞧我們，絕沒有人帶我們到任何地方去。房頂是我們唯一遊覽的地方……可是我們的兒童時代過得也並不算怎麼壞。』伊凡·古茲米契在氣憤下這樣想着，雖然最近他自己還堅持着一定要人每禮拜六帶孩子們到動物園去遊玩。但今天晚上，他好像必定要對某件事情過不去似的。『當然嘍，她一定是把飯廳收拾了。這是顯而易見的。可是咱們到那屋再去看去。』他一邊想着，一邊走進瓦西里的臥室看了

一眼。那屋裏也是收拾得非常齊整，並且窗台上有了一件新的裝置：一座電扇正在大聲囁囁地發散着涼爽。伊凡·古茲米契走進他自己的屋裏，絕對相信在那裏準能找到他所想像的雜亂。然而那屋裏也全都收拾好了，就好像專爲反駁他似的，他的床鋪是經過細心地鋪疊整理的，枕頭上蒙着一塊極細緻的花邊枕布。『他媽的，咱們再到孩子們的屋裏瞧瞧去。』

到孩子們的屋裏去，要經過瓦西里的工作室。伊凡·古茲米契剛一進門，不由自主地安靜下來，因爲他看見他兒子的寬闊的肩臂伏在書桌上。

『嘿，他已經回來了，』他想着，心裏充滿了驕傲的滿意；他小心謹慎地走近桌子，腳尖向裏，好像小孩子們努力不使地板響動的樣子。

瓦西里抬起頭，回轉身來。他的臉孔被燈的藍光照着，顯着非常年輕；雖然他的叢亂的濃眉嚴肅地緊皺着。他的全身沒有一處是不讓伊凡·古茲米契喜歡的：他的濃眉，梳得齊整的頭髮，他的做事勤謹，甚至連他大白天也要拉上窗簾在電燈下工作的毛病都喜愛。

『啊，爸爸，好啊！』瓦西里說這句話的時候，眼神雖然像是還在思索着別的事情，但一縷熱愛的微光立刻在他的視線裏顯露出來，『您看，』他接着又說，隨手從桌子上拿起一個彷彿向日葵似的小齒輪。『您瞧，在把轉把錐和齒輪軸弄好以後，我們又把這個零件整理成功了，這是所有零件中最難做的一個。』

伊凡·古茲米契曉得他的兒子和發動機製造廠廠長尼古拉伊·斯台巴諾維奇·哥拉勃列夫爲了廢除以往叫做加熱法的野蠻辦法，一年半以來，就一直熱心地研究着一種用高壓電流煉鋼的方法。他也知道用高壓電流處理金屬的主意是在美國和蘇聯同時產生的，科學院院士們也非常忙碌地研究

着這個問題。只剩下最主要的一件事還沒做到：那就是實際應用，而這實際應用比起理論來，實在是複雜難辦得多了。瓦西里同發動機製造廠廠長是最近才從美國回來的，在那裏，光是爲了應用高壓電流製做齒輪軸，就問他們要一百萬金元。回到莫斯科，他們居然辦到把轉把錐同齒輪軸做成功，而現在他們又把那最複雜的一個零件：小齒輪，也做成了。

伊凡·古茲米契把小齒輪拿在手裏，小心地轉動着看，好像那個小齒輪是水晶做的似的。

『在美國，』瓦西里溫和地，一半夢想着，一半覺得有趣地說，『他們說加熱法工作者將來死後必定會一直升入天堂，因爲在人間他們實在是在地獄裏工作着。然而我們，是要把這些地獄的環境消滅的，比方那烤人的熱度、猛烈的氣流、灰烟、油泥。假使我們能夠把這個天才的理論巧妙地實用起來，我們……』他腴腆地微笑了一下。『加熱法工作者們將會對我們怎麼說呢？』

『那他們一定會把你們像勝利者似地舉起來，在全莫斯科遊行。』父親很感動地回答，他撫摸着兒子的肩膀又說：『最要緊的你要記住一件事，瓦西亞●，那就是要感謝工人階級，因爲是它給你打開了科學的門。你要永遠記着。你想我難道不也願意研究科學嗎？我，你要相信我，研究的慾望，我並不缺乏。可是我只……只有……有……』伊凡·古茲米契沒能把他的話說完，他的兒子已經完全明白了；他走過去把他的父親緊緊地抱住，比他父親還感動地說：

『爸爸，你將來絕對不會因爲我慚愧的，永遠不……』

『快洗臉洗手去吧！』

他們聽見海琳娜·伊利妮士娜在廚房裏喊的聲音。

伊凡·古茲米契內心的沸騰又湧上來了。

『這我有什麼要苦惱的？凡事總要往好處看也就是了，』他心裏想。但剛才開始時發生的氣憤又重新佔據了他。

『用你說，我活了這麼大了，難道自己還不知道洗手？』他一邊在臉盆裏洗着手，一邊嘟囔着；他憤怒地洗着臉，在鬍子裏還繼續着叨嘮：『像野兔子似地蹦跳。跟你說，我不是野兔子，明白嗎？我是一個工長，不是野兔子。算了吧，白費事，用不着你跟我這麼陪小心。』他牢騷着，一邊躲開了海琳娜·伊利妮士娜，她這時手上拿着毛巾在他身旁轉來轉去，想遞給他，而他不肯去接。

二

可是他的不高興，一會兒的工夫就過去了。吃過飯以後，他並不照往常的習慣去睡一小會，而走進廚房裏去，從櫃子裏拿出他今年三月間編成的一些小筐來；他拿起一個，垮在胳膊上，掂了一掂，那個筐子是那麼輕，粉紅色的，沙沙地響着，他立刻又高興起來了。魚子的發現使他的孫兒們：高利亞和培加，跑了過來，他們是一個八歲，一個六歲。高利亞很像他的母親羅拉：一樣的大眼睛，一樣的謹慎的姿態，但有一點遲鈍。跟他母親一樣，他嘴裏總在嚼着什麼，他到現在還沒學會自己穿鞋，每逢穿鞋的時候，他必定撒着嬌說：『媽媽，你給我穿。』伊凡·古茲米契常說：『嘿，小小子兒，其實你應當是一個小女孩。』培加像伊凡·古茲米契，行動敏捷，遇事有主意，甚至也同他一樣的粗心、胆大。每一次人家要幫助他做什麼事，他總是喊叫着說：『我自己會，我

自己會！』再說，他的朝天鼻也同伊凡·古茲米契的相像。實在說起來，培加的父親瓦西里的鼻子也是一個樣的，但是伊凡·古茲米契總是固執地堅持說：『培加長得完全同我一樣。』

在廚房裏面他同他的孫兒們吵鬧得是那麽厲害，樓上的隣居直在敲打他們的屋頂，而樓下的隣居斯台巴諾·亞高弗雷維奇·培德羅夫一刻工夫以後也同他的女人娜絲加走來了。他們被喊叫的聲音吵得發驚，站在門外想像着不定這裏面出了什麼事。可是他們所看見的却平常得很：伊凡·古茲米契爬在地下，用四條腿走着，頭上戴着一個筐子，筐子上繫了一根繩，高利亞拉着，小弟弟培加騎在祖父的背上用腳後跟踢打着喊叫：『吁！吁！怎麼回事兒呀？你是不是沒有釘馬掌呀？』

斯台巴諾·亞高弗雷維奇是一位又瘦又高的人，喉頭又尖又大，好像是一個梨藏在一叢長鬚裏，他一進門來，就忍不住地高聲大笑起來，笑得讓海琳娜·伊利妮士娜發了急：

『噯呀，我的老太爺！斯台巴諾·亞高弗雷維奇，你在叫喚什麼呀？』

『噯呀，妙極了！妙極了！』斯台巴諾·亞高弗雷維奇大聲地說：『剛才我聽見這裏吵鬧得那麽厲害，還以為是他在發脾氣。誰想到他們是在搞這個把戲。』他說着，也不知道爲什麼瞪了他女人娜絲加一眼。娜絲加是一個短小，灰白頭髮的女人，但是倒很伶俐的樣子。以後他就問：『那麼說，咱們採蘑菇去嗎？』

伊凡·古茲米契站了起來，把頭頂上的筐子拿下來，停了一會兒才回答：

『對，是要去。』

『大家都去嗎？』

『全隊出發……還有培德卡和高勒卡。』

『到哪兒去採啊？』

伊凡·古茲米契對他的朋友向來是很坦白的，可是關於上哪兒去採，他輕輕地在地上踏着腳，好像在試新鞋似地說：

『我還不大知道……也許上莫扎伊斯克；好像那邊兒有。也許上紫維尼格羅德；聽人說那邊兒也不少。』

『你是不說老實話啊？你是想上利亞倉，到你的園子那邊兒去。我猜對了吧？是不是？』

『可是誰也不能準知道那兒一定有蘑菇，』伊凡·古茲米契含混地說；雖然吃飯的時候，他們全家爲決定出征的路線經過長時間的辯論以後，已經決定了到利亞倉去，因爲伊凡·古茲米契特別愛那個地方。

『沒錯兒，你一定是想上那兒。我一瞧你的眼神兒，就知道了。我們全體加入，我們也去。』
斯台巴諾·亞高弗雷維奇堅決地這樣說，同時用兩個手指頭摸着他的喉頭，這在他是一種激動的表現。

『好吧，歡迎！』想不到伊凡·古茲米契居然就答應了。

實在說起來，大家都很喜欢。孩子們喊叫着，圍着斯台巴諾·亞高弗雷維奇又跳又蹦。海琳娜·伊利妮士娜看見小孩子們這麼歡喜，就同娜絲加說：

『要是沙尼亞也在這兒，那我就更心滿意足了。』

● 高勒卡是高利耶的愛稱。——譯者註。